



草原上的非遗

月光里微笑的故乡

□ 肖进雄

洋芋花开过的梯田
正托着一轮饱满的月光
垄沟里藏着的弧度
是父亲弯腰挥镰时
脊梁与山梁重叠的温柔

母亲把月饼摆成北斗的模样
一块留给犁地的父亲
一块寄往远方的二哥
剩下的分给檐下呢喃的燕子

洮河水漂着碎银流淌
古老的水磨转了一圈
却转出了新修的光伏板
在山巅铺开蓝色的银河
照亮门楣上那抹红透的联

秋夜的月夜里
所有山都站成望乡的姿态
所有风都裹着饼香
当月光 漫过退耕还林的坡地
漫过崭新的院墙
这轮月亮
正对着故乡微笑

雪落拉路梁

□ 赏申龙

当所有的白向药乡聚集
拉路梁,把天空
卷成一张白色的药笺
任风,写断续的脉象

柴胡,断崖边整理叶环
黄芪,根须刺破冻土
积雪与当归夜谈
云雾,静谧的文火
煨着山峦起伏的陶罐

星光爬上采药人的鬓角
携怀中的晨昏搅拌
拉路梁,把万千种白
熬成黎明的汤剂

治愈,始于
把梯田装进陶碗
拉路梁,从最深的雪里
孕育春天

老 井

□ 陈俊平

老家有口井
没有人知道它的年龄
石砌的井口早已磨平
井边上满是苔藓
石块边缘
都是绳索划下的痕迹
每天早晚井边十分热闹
汲水桶杂乱的曲调
还有乡亲们的欢声笑语
他们虽然不吃一锅饭
但同饮一井水
彼此的情谊弥足珍贵
漂泊在外
体会到最美不过故乡水
最想念的是它的甘甜清澈

重 阳

□ 陈进坚

五谷舒展丰腴的身姿
深情告别生养它的土地
丰收的气息悄然溜进千家万户
点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天公掉下几滴泪
桂花哆嗦了一下
田野裸露出肚皮
炊烟拨动着寂寞的心弦

菊花舒开笑靥
勾勒别样的重阳风光
鸿雁南归
编织下一个故事

秋风浅声吟唱
捎回游子的思念
白云生处的母亲
细数几缕乡阴

流淌的奇力克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这比赛,比的是少年敢伏在无鞍马背上的勇气,是人与马无需言语的默契,是草原刻进少年血脉里的奔腾基因。

叼羊是部落最热闹的集体狂欢,比的是力量,更是团结。骑手们穿着厚重的皮袄,腰间系着宽皮带,脸上带着兴奋的热情。一声哨响,骑手们像离弦的箭般冲出去,有人俯身抢羊皮,有人便策马挡在他身前,不让对手靠近。马蹄交错间,泥土溅得老高,有人帽子被风吹掉也顾不上捡。有人的马失了蹄,身旁同伴立刻策马扶他,还把羊皮往他手里塞——在叼羊的赛场上,没有“个人赢”,只有“团体赢”。最后,抢到羊皮的骑手会把它举过头顶,策马绕着人群跑一圈。大家围上来,拍着他的肩膀互相祝贺。这羊皮是荣誉勋章,每一次俯身抢夺、每一次默契传递,都是团结的注脚。

黑走马舞蹈是草原的“流动诗篇”,不分老少,只要冬不拉响起,就能起舞。傍晚的阿克塞草原,篝火被点燃,橙红色的火苗舔着夜空,冬不拉的琴声悠扬奔放又热烈。

最先起身起舞的是老人,动作沉稳,手腕轻旋,似在轻抚草原的风。脚步踏地,“踏、踏”声裹着节奏,每一步都透着岁月的从容——那是他们跳了一辈子的舞,藏着对草原的敬畏。年轻人紧随其后,动作矫健,脚步迈得大,身体还会跟着节奏摇晃,像走马在草原踱步,偶尔加个小跳跃,引得观众欢呼。孩子们也跟着学

样,踮着脚尖,小手胡乱挥舞,偶尔撞到人,便不好意思地笑……

草原的灵魂,总飘在冬不拉的琴弦上。

“阿肯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最隆重的“语言盛会”,能当阿肯的人,都是草原上的“故事家”。他们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那是草原的风与岁月留下的痕迹。阿肯坐在毡房旁的花毡上,四周挤满人,阿肯拨动琴弦……没有固定脚本,冬不拉声随心意流转,歌词随故事生长。阿肯唱到兴起,还会跟身旁的牧民对唱,你一句我一句,把草原的事、家里的事都唱进去——这是草原人民用声音写的“史书”,一代又一代,唱不完,也听不够。

就算不是“阿肯阿依特斯”的盛会,冬不拉声也会在草原上随处响起。牧民放牧时,会把冬不拉挂在马鞍上,走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停下来坐在石头上弹一曲;家人团聚时,围坐在毡房里的花毡上,爸爸弹着冬不拉,妈妈轻声哼歌,歌词是祖辈传下来的老调子,简单却暖到心底。

草原的温暖,藏在那些“可触摸的非遗”里,比如哈萨克族毡房。它不是简单的房子,是草原人民“移动的家”,每一根木杆、每一块毛毡,都浸着双手的温度,藏着游牧生活的智慧。

毡房木架要用红柳木,牧民用刨子将精心挑选的直溜、无虫蛀的红柳木,细细打磨光滑,再刷上红漆。毡房骨架搭好后,要蒙上毛毡——毛毡是用自家羊的羊毛做的:春天剪了羊

毛,晒干净,几家人便一起把羊毛铺在草地上,用木槌反复捶打,直到羊毛变得柔软坚实,再晒上几天,让羊毛吸满太阳的味道。

毡房的顶部是圆形的,像草原的天空,寓意“团圆”;侧面的毛毡可以掀开,夏天通风,冬天盖上抵御寒风;门朝东开,迎着朝阳。走进毡房,最先撞进鼻尖的是羊毛的暖香与奶茶的咸香。地上铺着花毡,是家里女主人一针一线刺绣的,上面有草原的花、奔跑的马、飞翔的鹰,颜色鲜艳,摸上去软软的;墙上挂着马鞭,马鞭的手柄被抚摸得光滑;角落放着桦木做的奶桶,里面还剩下早上挤的牛牛奶;中间的火炉里,铜壶正煮着奶茶,“咕嘟咕嘟”地响,女主人蹲在火炉边,用勺子轻轻搅着,防止糊底。

这毡房,拆了能绑在骆驼上带走,搭起来就是家——不管迁到哪里,只要毡房搭起来,火炉烧起来,就有了“根”,有了温暖。

草原的烟火气,最浓的地方,是一碗一锅里的手抓羊肉、炕锅肉、奶茶、包尔萨克,这些不是简单的“吃的”,是草原人民的心意,是游牧生活里的美味,藏着对日子的热爱。

手抓羊肉是阿克塞草原待客的“最高礼仪”,得选草原散养的黄头羯羊,煮羊肉时,不放任何调料,只凭清水加一把粗粒盐,在大铁锅里慢火细煮。煮好的羊肉捞出来,盛在大盆里,热气腾腾的,油珠在肉上滚。客人不用客气,直接用手抓着吃——羊肉软烂,裹着草原的气息入口即化,咸香满口。有时候搭配白皮面、洋葱



麦积千古秀

〔油画〕

范毅宏 作

悬泉水的歌

□ 向国忠

用红色竖线作了分栏。现在,他们正在往墙上誊写,“大皇太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每一个字都庄重典雅、古朴雄厚。内容不多,101行,1600多个字,可他们却整整忙碌了一天。随着最后一笔落下,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一幅人们按照季节更替有序开展生产活动的图画在大家眼前徐徐展开。书写在墙上的律令,两千年后成了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标志牌所在的房屋被考古学家编号为F26,面积较大,为9×4米,还有套间F27、F28,这该是当时悬泉置吏主要的办公用房。可以想象,那些东西往来的商贾使臣走进这间宽敞的房子时,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这幅《四时月令诏条》。在纸张还未普及、简牍还是文书主要形式的汉代,他们将律令以墨书题记的形式书写在墙壁上,当即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纷纷三五成群围拢在一起,一人大声朗读,其他人微微点头称是。这样,每一个经过驿站的人清楚地看到并了解了律令的具体内容,广而告之和警示的作用不言而喻。

娃,出门或回家时带的包,他们不方便就暂时寄放在这儿。”我说:“那该收点寄存费,毕竟替人看包是有责任的,何况还占了本来摆放货物的地方。”父亲却笑了:“和你一样的娃娃们,出门不容易。有时着急又不方便,包放这里了,我就给帮着看看。”

那个冬夜,外面很冷,但在父亲的小商铺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他常对我们说的那句话:路往宽处走,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父亲办过砖瓦厂。那时我刚上小学,正值陇东农村一带乡亲们的住房从土木向砖混居住转变的时期,家家户户盖房子少不了要用砖用瓦,父亲便租来了村集体一口闲置的烧窑,开起了砖瓦厂。因受四邻八方乡亲的认可,记忆中父亲的砖瓦厂一年四季都在忙活。

惊蛰一过,父亲就开始张罗制砖坯和瓦坯了。制砖坯比制瓦坯相对简单些,对土质要求不是很高,基本能就地取土;瓦坯对土质要求高一些,需要另寻红泥土调兑。和泥是很费力的事,父亲先把浇水后的土用拖拉机碾成生泥,再和工人赤脚在生泥上反复踩踏,将生泥和成熟泥,然后堆砌成小山状,再盖上塑料纸或湿草帘保持其湿润。熟泥有韧性,制作的砖坯和瓦坯质量会更好——这熟泥是父亲从宁夏固原一带请来的“匠人”,在整个夏天制作砖瓦坯的最好原材料。

接下来就是烧窑了,对每一窑砖瓦,父亲都会用牛头大的炭块,进行持续高温煅烧。随后用大量的水在窑顶的黄土上持续浸浇,让水分渗透到窑里,以冷却窑内的砖瓦,经过几天几夜不间断的浇窑,窑内的砖瓦完全冷却后,颜色会转变为青色,这些砖就被称为青砖,瓦也被称为青瓦。

那些年,父亲的砖瓦厂为乡邻搬进新居“添砖加瓦”,也为我们兄弟姊妹赚取了学费,更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人。

父亲当过木匠。父亲拜师学成后,一年到头与工具为伴。除冬季最冷的几个月在自家院子里给庄村邻社帮忙修理农具外,其余时间一直在东奔西走给人家“做木活”。

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又翻腾着找出早些年用过的墨斗、锯子、刨子、凿子等工具,用两天的工夫就为我赶制了一套课桌椅。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春节回家,父亲对我说:“娃,你没干过木活,不知道木匠活讲究的是‘横平竖直’,做人做事也一样,要有规矩,才能成方圆。”

父亲离开时我没见上最后一面,但在我心里,父亲永远活着。

父亲琐忆

□ 李飞龙

今年中秋回老家是提早就计划好的。途经泾川县城时,我特意寻着那条街买了包括五仁馅在内的各种老月饼。

家人问我为什么非要专门去那条街找着买,我说,父亲当年开小商铺时,曾带我去那条街进货,我还吃过那条街上商铺老板现场制作的五仁老月饼。

父亲开过小商铺。父亲的小商铺是从路边摊开始的,大概在我小学四年级时,他找人做了一个玻璃橱窗推车,里面摆满烟酒糖茶和针头线脑,每天天微亮就出摊了,有时收摊早、有时收摊迟,逢雨天时父亲会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在周末或者假期,我也会去帮着看摊。

我上高一那年,父亲把玻璃橱窗推车转让给别人后,在镇上汽车站对面开了个小商铺。后来我上大学,每次离家前,父亲总会提前一两天从汽车站替我买好车票,然后站在小商铺门口目送我离开。回家时,下了车,远远就能看见父亲在小商铺门口的小板凳上,笑呵呵看着我回来。

有年冬天,我坐晚上七点的大巴,到家时已临近凌晨四点,车刚停稳,父亲就推门出来,一边喊我的小名,一边朝大巴车走来。进门后,我看见满地堆放的大包小包,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父亲看着我说:“都是像你这么大的,或是比你大些的娃